

◎莫云

## 风花雪月

(组诗)

## 风吹过那扇窗口

每天 走过那栋楼前  
风吹过那扇窗口  
总有一双黑亮的眼睛  
在我的心灵中眨动着  
总有两道聪慧的目光  
在我的心海上流动着  
每一次目光  
都能穿透我的世界  
却并不是每一阵轻风  
都能吹开那一扇窗口

二十年如一梦  
梦中常有轻风拂面  
梦中常见那一扇窗口  
想忘记却不能忘记  
想忆起却不敢忆起  
那一双流动的目光  
如一阵馨香的轻风  
再一次把我的心儿带走

## 阳台上的绣球花

是哪一朝的皇姑  
把彩球抛到我的花盆里  
然后屏开在阳台上  
是谁家的姑娘  
用神女般的丽质  
为我送来阵阵芬芳

太阳微笑时你也微笑  
月亮哭泣时你也哭泣  
这就般朝朝暮暮  
陪日月轮回殷勤站岗  
以你红艳艳的希望  
以你绿油油的向往

不屑嫁轻薄的铜臭  
也不屑做世俗的伴娘  
你像绝朴的农家女  
永远就这般的淡妆  
从不接受  
那窗外霓虹的诱引  
也从不接纳  
那异域风情的造访

比月季更勤快  
比牡丹更温柔  
比芙蓉更文静  
比玫瑰更撩人  
比海棠更淑娴  
比风仙更端庄  
春-夏-秋-冬  
只揣着那一个梦想  
年-年-月-月  
只相伴那一个情郎

## 雪中留影

身前有斜阳  
身后有积雪  
一个给你冷峻  
一个给你温暖  
你在冷峻与温暖之间  
——缝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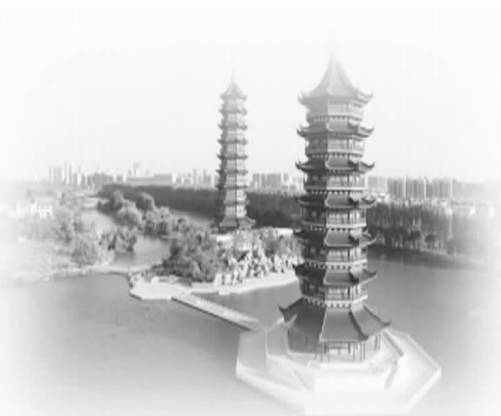
脚下是大地  
头上是蓝天  
一个给你厚重  
一个给你高远  
你在厚重与高远之间  
——流连

我不知道——  
你属于辽阔的玉洁  
还是属于苍茫的蔚蓝

## 中秋问月

把眼睛瞪得又圆又大  
鸟瞰这一年中  
最亮丽的人间之夜  
孩子们捧起  
桌上圆圆的糖饼  
与天上的那块饼  
比划着谁大谁小

秋姑娘出嫁了  
借你的银镜梳妆打扮  
为什么  
你总是为欢乐人家捧场  
今夜,也当去叩问一下  
那游子的天涯漂泊  
与病房里寂寞的呻吟



## 没事,有我呢

◎程丽芬

上小学了,孩子在学校不好好吃饭,变瘦了,母亲心疼不已,决定中午把孩子接回来吃,给他增加营养,这样一来,母亲更忙碌了,每天一大早就去买菜,偶尔还带点油条、包子之类的给我们当早餐。等我们吃饱,她送孩子去上学,十点多钟就得做午饭,然后又去学校接孩子回来,吃完午饭再送孩子上学,等四点多孩子放学一起回来,每天周而复始地忙碌着。一天下来,也就下午可以跟人聊聊天,休息一会儿。

一直以来,我都理所当然地接受着母亲的关爱。现在孩子上四年级了,姐姐装修,母亲要去帮忙一段时间,我这个平时油壶倒了都不用扶、双手不沾阳春水的日子得告一段落。

于是,我开始体会母亲的辛劳,我把

她所做的事情统统做一遍。早晨再也没有早觉睡了,得去菜场买菜。走在儿子上学的路上,也要十分钟的路程,母亲一天要走四次,她每次都说是锻炼身体,对于我这个很少锻炼的人来说,还真有点累,回到家还得赶紧做饭,一阵手忙脚乱之后,终于孩子吃饱了,然后我要刷锅洗碗,再把家里打扫一下,到晚上十点钟多才能睡觉,躺在床上真希望能听到母亲的那句:“没事,有我呢。”

想着想着,我不禁眼眶湿润了,想着母亲为我付出了很多,而我却从没考虑过母亲的感受,这次,我会体会着母亲的辛劳,感受着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爱,等母亲再来时,我要加倍地孝顺她,我也会经常站出来说:“没事,有我呢。”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。

## 遇见美好

◎孙秀斌

停了下来,驾驶员打着手势让我先过,这是在礼让我呀,望着那一长串排列等候的汽车长龙,我三步并作两步匆匆走过斑马线,竟然有几分不适应,这在几年前,根本就是停不下来的。曾经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,让资本过于横行,让自我过于膨胀,悄然发生着变化的,是对生命的敬畏,是对弱者的帮扶。

夜晚,我在小区附近的人行便道上遛弯,迎面碰上两人,一位儿童和他的奶奶。本来路人相遇,各自走路,互不干扰,未曾想走近时,一声“爷爷好!”使我一愣,原以为是小区里的孩子,可仔细一看我不认识他,那一声甜甜的问候,就是和我打招呼的,他的奶奶微笑着看着我,又爱怜地看看她的孙子。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中,我赶紧夸了一句,小朋友真有礼貌!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,由此我想到了孩子的父

母,他们肯定是极有教养的。

太多的美好,让我目不暇接。上狭窄的楼梯,会有人侧身为我礼让;骑电动车进小区便门,常会有人为我拉住迅速弹回去的门;有一天坐车忘了带公交卡,旁边的乘客竟然帮我刷了卡;美好太多,数不胜数。或许有人会说,这都是些小事情,未必值得大书特写,然而“积沙成塔,集腋成裘,”正是这些个小小的美好,营造出和谐的社会、良好的人际关系。

古人爱说:“常想一二,忘掉八九,”这个一二就是美好,八九就是烦恼。但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,“常想八九,忘掉一二,八九就变成了大的美好,一二就成了小的烦恼。”那生活该是多么的舒心,世界该是多么的美丽。

眼中有美,心中有爱;遇见美好,撞见幸福。愿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春暖花开!



秋之韵

水木 摄

## 父亲母亲的收获

◎孙尤侠

母亲做了一辈子农民,对土地爱之深切。父亲自从退休归来,爱母亲所爱,与母亲一起耕作,播种,收获;日子过得充实,喜悦,满足。

三年前,二弟为父母买了有电梯的商品房,接二老到城里来享享清福。但是,父母热爱土地的情结不变,在儿女们的一再劝说下,还是留下三分水田,种上水稻,亲手为儿女们种一点不打农药,绿色环保的粮食。

今年秋收后,我们姐弟四人约定,每家都把米买得足足有余,接他们到各家“视察”,说好吃不吃他们种的米。在这种情况下,父母只好回家,把水稻卖了,并答应我们,以后不再种地了。

父母的水稻共卖了440元钱,上交了25元打水的费用,还剩下415元。母亲把一季收成压在枕头底下,心里说不出是喜悦还是失落,在老家过了几天,没有再去碰它。

其实,父母不缺钱花,父亲有退休工资,我和三个弟弟弟媳妇也经常给他们送钱,买菜,买营养品,家里到处都是好吃的,冰箱里从来都是满满的,老人种地就是为了儿女们能吃上放心粮食。

二弟回老家带父母那天,父亲说,地都退了,以后不种了,门前这菜园子,我一个人抽空回来看看就行。上车前,父亲到菜园里看了看,拔点葱和青菜带上,又把地里刚露头的嫩草拔掉,关上菜园门,上了车。刚到车上,母亲突然想起枕头底下的415元钱,对父亲说,水稻钱还没拿来,父亲转身回堂屋去拿钱,然后回到车上,说:“走吧,这是最后一年的收成了。”

二弟送二老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里,便匆匆回去上班。不一会儿,就接到母亲的电话,母亲焦急地说:“你们快来,我的水稻钱丢了,可能是刚刚上车时候掉在老家门前路上了,所有包里都翻遍了,都没有!”听母亲说话有些语无伦次,二弟和二弟媳妇飞速赶来,只见父母衣帽穿戴整齐,满脸焦急,一副要奔回家找钱的架势。二弟说:“你们在家好好等着,我们回去给你找,不要急,能找到。”

二弟一边走车,一边跟母亲打电话,问清楚具体多少钱。然后和弟媳妇说:“这钱一定找不到的,谁知道爸是在上车时候丢的还是下车时候丢的。”

但是,不管找到找不到,都得去,他们知道父母丢的不仅仅是415块钱,那是老人对土地深深的眷恋,是二老对儿女们无言的挚爱!

想起六七年前,70多岁的父亲还能骑上三轮车,载着母亲,一家一家给儿女们送米送菜。米是筛了又筛的头等米;萝卜青菜是不打农药的、挑拣得干干净净的蔬菜;小鱼小虾是河边买的,新鲜活蹦欢跳的野生鱼虾,或者是油和面搅拌煎炸的香酥脆的炸虾。鸡蛋咸鸭蛋自不必说,母亲总是把家养的草鸡蛋留给我们的孩子,然后去买圈养的洋鸡蛋给父亲吃,母亲自己是舍不得吃的。

弟弟弟媳妇们不知道劝他们多少次,不要种地了。但是,他们就是不听。那浸透了父亲的汗水、饱含着母爱的米和蔬菜仍然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四家……

二弟的车子开到老家,暮色已将村庄笼



手

我拉过车子刚要走,他从后面追上来,叫道:“等等,带点菜回家吃。”

“不用,菜场里一块钱可以买一大包。”我敷衍着,心里火烧火燎地只想走,虽然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去做。

每隔一段时间,我都会去看他,陪他吃一顿饭,听他教训,例行公事般尽着孝,敷衍而不耐烦地应付着各种盘问,然后只想赶快逃。

“菜场里有什么好菜,哪比得上自己种的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已朝菜地走去。

我叹了口气,极不情愿地跟在他后面。所谓的菜地,不过是他在楼下一个小角落拾掇了一小块空地,绣花似地种着一两样时令蔬菜,因为照顾得精心,都长得绿油油肥嘟嘟的,很是喜人。

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把小巧的镰刀,小心地将脚插在一个没有菜的地方,缓缓地蹲下,一棵一棵地割了起来。

“这些菜,一点药都没打。你看看,这几棵长得多好,你晚上回家,稍微择一下,洗洗,在锅里拨拉两下就盛出来,烧点稀饭馒头饼,啧啧!不怪好嘛,不比在外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强?”他转过身,看了我一眼,又转过去,继续剜菜,“以后那些东西少吃,时间长了都把胃子吃坏了。”

他絮絮地讲,声音苍老而温柔,像砂纸一样轻轻地触碰着我的心,催眠一般,使我焦躁的情绪安稳下来。我迈下台阶,向前走了两步,说:“老爹,我来割吧。”

“你别过来!别过来!朝边上站站,别把鞋子弄脏了,你去找个袋子来装一下,我一会儿就好。”他着急地挥动着镰刀把我往边上赶。

我只得退回去,到他家里找来一个塑料袋,乖乖地站在菜地边的水泥板上,一声不响地站着,默默地盯着他看。

他低头只顾剜菜,并没有注意到我过来。夕阳西斜,在他梳得一丝不苟的白发上抹上一层浅浅的暮色,像一抹淡淡的忧伤。他蹲在那儿,每剜到一颗大的嫩的菜就忍不住夸几句,有时还会笑起来,眼里全是欢喜——我忽然觉得我老爹好单薄。

那个素来不苟言笑、气宇轩扬、好胜争强的人,真的老了。眼前的他只是个老人,一个瘦弱温柔的老人。一直以来,我都希望他对我们少些严厉多点慈爱,如今果真慈祥了,不知为何,我的眼泪却在眼底汪着,汩汩地要冲出眼眶。

“好了老爹,够吃了,不要再割了。”我哑着嗓子说,努力压抑着从嗓子眼往外冒的情绪,尽量让语调平稳。

“我顺手帮你择择,回家也省你事了。”老爹又从较远的地方割了几棵大的,然后开始一棵一棵择那堆青菜。

他的手瘦弱苍白,指头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和菜叶,两只手相互配合清理着青菜,连一点点根须都要掐掉,一棵又棵,单调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,缓慢慎重,不厌其烦。

我心里忽然升起一股冲动,好想蹲下去,好好去摸摸那双手,想试一试它的温度,看它是凉的还是热的。然而,我连往前迈出一步的勇气都没有,只是背过脸,悄悄抹去面颊上的泪水。

回家的路上,我骑着电瓶车,车篮里躺着老爹择好的菜,我把头脸躲在围巾里,肆意流了一路的泪。

被子抱出来晒晒。一拿枕头,几张票子哗啦啦地掉落下来。大弟弟一看,这里还有钱,数数六张,共415元,心想,这是父母放在这里忘记了吧!就顺便带了回来。

周末,母亲老胃病犯了,我和先生带母亲去医院打点滴。中饭时候,我们带母亲回家,不善言辞的父亲双手背在后面,早已在楼下走来走去,等候我们,表情里既有对母亲的担忧,又露着几分喜悦,我有些不解。

上楼,楼道里溢满饭菜的香气,以“我家大厨”著称的三弟来了,做了满桌子菜肴等着我们,大弟也从老家回来了,正给三弟打下手。见到我们,大弟弟又把发现枕头底下钱的事说了一遍。母亲听了,本就有些抖动的头更加抖得厉害了,眼神由迷茫到明亮,再到潮湿,后来,眼角挂着晶莹的泪花;再看父亲,满脸的欣慰。

父亲若有所思地说:“那老二啊!当时拿钱给我,还一个劲地抖着上面的泥呢!”然后又转身对母亲说:“老伴,咱地不种了,咱有这些孩子就行。”

我们把母亲安顿在沙发上躺着,一家人围着餐桌坐下来吃饭。二弟吃过饭也来看望母亲,二弟坐在母亲身边,大弟弟一边吃饭,一边饶有兴致地发现枕头底下钱的事讲给二弟听,二弟憨憨地直笑。

我半开玩笑地问父亲:“老爸,你去堂屋拿钱了么?”父亲看看一桌子儿女,想想说:“我忘记了。”

八十四岁的父亲,记忆真的不好了。

那天,父亲的确去了一趟堂屋。但是,他没有去枕头底下拿钱。